

〔日〕吉田富夫 编著

莫言神髓

 上海文艺出版社

莫言的世界

雪之幻影

影像中的莫言

莫言文学演讲

莫言文学对话

〔日〕吉田富夫 编著

莫言 神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神髓/(日)吉田富夫编著;曹人怡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21-5619-1

I. ①莫… II. ①吉…②曹…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916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周志武

莫言神髓

(日)吉田富夫 编著

曹人怡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19-1/I·4470 定价: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815625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莫言的世界	1
莫言的世界	3
雪之幻影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一周纪实	70
影像中的莫言	87
附录一 莫言文学演讲	97
我的文学	
——1999 年 10 月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	99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	
——1999 年 10 月在驹泽大学的即席演讲	106

《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	
——2003 年 10 月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	122
小说与社会生活	
——2006 年 5 月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	130
讲故事的人	
——2012 年 12 月在瑞典学院的演讲	141
 附录二 莫言文学对话	 159
在非现实中看到现实	
——莫言、毛丹青北京对话录	161
文学的“觉悟”	
——莫言、毛丹青日本对话录	176

莫言的世界

莫言的世界

吉田富夫/文

曹人怡/译

—

1999年10月,以拙译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为契机,我邀请了莫言先生来日本。在那之前,莫言先生虽然也有和作家团一起出国访问的经历,但他访问日本还是头一回。那个时候,由我和友人——旅日作家毛丹青先生(现为神戸国际大学教授)两个人自费邀请,说实话酒店之类的费用都省下来了,让莫言先生住在我们两个人在神户和京都的家中。事实上,在那之后,每次莫言先生来京都都会住在我家,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于刚好小我二十岁的莫言,我并没有拿他当客人,只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安顿才好。

这些,故且不提。那个时候,莫言先生在京都大学会馆演讲(见本书附录)中提及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当时

听着还有些疑惑。在这儿举出其中的一节吧。

那是十五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激动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

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也是在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关于“纯种”的概念。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的《白狗秋千架》。从此之后，我高高地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就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开始了招兵买马、创建王国的工作。

——《我的文学——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这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说法，莫言先生想要说的

是,他受到了川端康成根据日常性的目光描写的启发。这一点,在之后的《感谢那条秋田狗》一文中也提到过。再有,如果不介绍一下莫言先生当时所处的中国文学的特殊背景情况,可能会感觉有一些难以理解。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必须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文学创作强调要着重描写英雄和伟大的事件;而另一方面,人情和日常的描写却是不允许的,就算要描写人情和日常,也都必须作为伟大瞬间的素材,否则就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这种形势在1966年被推到了极端,使中国的文学遭遇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界终于重新恢复了活力,人们开始关注人性,迎来了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复兴时期。于是,无数的年轻人开始创作小说和诗歌,莫言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即便如此,想要脱离长期被“文艺讲话”束缚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莫言在上述演讲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以读《雪国》为契机开始了新文学之路。不妨拿绘画来比喻,这种觉醒就像十九世纪的印象派画家们从精神束缚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描绘和展现日常生活中

不起眼的风景和瞬间一样。莫言在《感谢那条秋田狗》一文中直接表达了当时的喜悦之情,同时我们也由此文知道了莫言先生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了坚实的起步和思绪的飞驰。这点在以后还会详细提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看似已经退出舞台的“文艺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旦稍有空隙就会变换形态地显露出来,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创作。

接下来,讲一讲在莫言先生的演讲中提到的由“高密县东北乡土生土长的温顺白狗”引发而创作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原载《中国作家》1985年第四期)的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县城里的学院当老师的“我”久别故乡十年,回乡途中遇到一个背着高粱的女人。她是曾经与“我”两情相悦的暖。暖一只眼睛失明了,是“我”还住在这个村子里时的某个夜晚,两个人荡秋千意外发生事故而失明的。事故之后,“我”去了城镇继续读书,留在村里的暖因一只眼睛失明而嫁给一个哑巴男人,又一下生了三个男孩。这些孩子也都是哑巴。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有些尴尬的“我”在准备回县城的路上遇到了在高粱地等“我”的暖。“好你……你也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

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小说在这里很突然地结束了。留下的空白,是谁都不允许进入的世界。就算要说什么,也都是骗人的。这是个无法移开视线、却只能默默忍耐的世界。

首先城市和农村有很大的差异问题。从农村出来的“我”和留在农村的暖之间的隔阂,这是第一层。其次,对待残疾人的差别和偏见也压在心头。这些差别和偏见,不仅存在于村民和“我”身上,在当事人暖的内心世界中也扭曲地存在着。小说的最后,背负着那样的曲折宿命、只能留在农村的暖的内心,像浓雾一样笼罩着读者。

由此,我们发现这篇小说有一个写人生艰难的主题。但是,为什么故事的地点是高密东北乡呢?的确,高密县东北乡首次出现在这篇小说中,而从这以后,高密县东北乡的故事被一个个地编织出来。为什么这片土地对于莫言先生来说能成为“自己的王国”呢?

二

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是莫言先生出生的故乡。

连接著名的青岛和山东省省会济南的铁路叫胶济线,

高密是靠近青岛的一个大站。这条铁路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德国人开始修建的,而在修建初期,高密还为此爆发过农民的反对和暴动,这些在莫言先生的小说中也时而提及。高密县东北乡,严格来说不是行政区划,而是泛指高密县的东北地区,包括好几个村子。莫言先生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那里的一个村子——一个叫大栏乡平安村的地方。父亲的名字叫管贻范,如今还健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由于地方电视台就近采访的原因,这位木讷的老农民的形象开始被全国观众所知晓。身为幺儿的莫言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自己的本名是管谟业。

莫言的母亲高淑娟已于1994年去世,她出生在旧社会最后时期,据说曾缠过足。她并不健壮的身体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却只活下来四个。莫言先生对自己母亲热切的思念,清楚地写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

纵览莫言先生的所说所写,就会发现正是有了他的家族以及他们生活的高密县东北乡,才孕育出了他笔下的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

东北乡本来是位于高密、平度、胶县三县交界的一片不毛之地,直到莫言家族四代之前,那里一直是个没有人

烟的地方。莫言所在的管家,据说原来也是生活在高密县城附近一个聚集着管姓人家、叫做管家林芝的村子里。因家族纷争,在管家林芝村不能住下去,曾祖父的时候流转迁徙到距原住处五十公里的东北乡。那时候大概是清末吧。从那时起,陆续有人也开始移住到这片不被行政管辖的土地上,慢慢形成了村落。不久,开始进入动荡不宁的中华民国时代,那时有着各种政治势力在此渗透、斗争,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许多外国势力也轮番进入。当时,这里因为处在作为通往国外的门户之一——青岛的可控范围之内,以马贼为首的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莫言说,在中华民国时期,据说有一百个以上的马贼团伙在这一带活动。姑且不说太远的历史,在莫言的祖父和父亲的时代,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拐卖过人口。国内战争时期,这里也是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毫无疑问,莫言应该是听着对那段历史有过切身体验的大人们的讲述成长起来的。

谈到家里人,祖父是莫言喜欢的人。去世于1978年的祖父是个农民,因有一手好农活儿而闻名乡里。他还很擅长木匠活,但非常固执。据说他因认为百姓们集体化后不能把活儿干好而没有参加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行政、生产、社会基层组织,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构成。

1958 年成立,1982 年废止),并且最终没有参加过一天的集体劳动。短篇小说《大风》就是描写这样的祖父,其他作品中也时常有他的身影。

祖父的哥哥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是个地主。而祖父的弟弟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据说同马贼和共产党都有过交往。我认为后面要讲述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长篇小说中出现的马贼的形象中有他的影子,但这一点还没有向莫言确认。

另一方面,莫言的父亲一心信仰共产党政府,在中华民国时期,曾在私塾学习了四年,能够读书写字,在生产大队担任会计一直到 1982 年。至于母亲,首先需要提到的就是,她好像在性格严厉的老伴儿面前,总是袒护着最小的儿子莫言。

这样写,的确给人一种田园般的印象,但是对于在高密东北乡长大的莫言先生来说,倒不如说这里是令人厌恶的土地。最大的原因是阶级成分的划分,使中农与贫农得到了不同的区别对待。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亲戚是地主的话,会更受歧视。与《白狗秋千架》差不多同一时期创作的《枯河》中,中农阶级的农夫哀叹道“即使再经过三代人也不被当人看”,那或许就是莫言先生的家人当时的情况吧。还有就是从 1959 年开始在农村闹了三年的大

饥荒。当时,因为政府的激进政策,在农村有数千万人被饿死,那是莫言先生年幼时期的真实体验。在长篇小说《蛙》里有关于小学生饿到连石炭都吃的故事,莫言先生说那也是他的亲身经历。

大约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莫言先生被彻底打倒了。以前的学校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虽然莫言先生的村里组建起了联合农业中学,但是农家的孩子却没有上学的资格。莫言先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恰好那个时候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时代,还不到半人高的莫言先生却只能一边看着在家附近建起的农业中学,一边被迫看着家畜,还被当作吃百家饭的饿死鬼而遭到村民的白眼。小时候因为说话经常被骂的他,由于这个时期的压力而一度在人前变得结巴了,这也许是莫言笔名的由来之一吧。

这样孤独的生活使莫言开始读书,现在说来这对作家的成长是有利的,而对于年少的管谟业来说,毫无疑问那是唯一极好的时光。莫言列举那个时候能读的书,一些是从村里各处借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旧小说,另一些是上大学的哥哥留下来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有必要说明一下——和之前写的好像有些矛盾——

莫言先生的大哥管谟贤实际上在 1963 年就考进了上海有名的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之前,考大学基本上是不考虑阶级成分的;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只要成绩优秀的人就可以入学,教科书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会从奖学金里支出。更不用说华东师范大学还是全国八大重点师范学校之一。由此可知莫言大哥的成绩有多好了吧。可惜,作为弟弟的管谟业却被“文革”阻断了这条上学的路。

1973 年莫言经亲戚介绍,在高密县的棉油加工厂当起了临时工,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棉油是一种用棉花籽榨成的比较劣质的油,在“文革”时期的穷苦农村里经常被使用。到了榨油的季节,工厂上下约有五六百人一起工作,可以说规模相当大。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从青岛下放的知青,莫言从知青们身上也接受到了许多文化上的刺激。

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莫言开始了他探索文学创作之路的旅程。给予这个契机的人,据莫言说,是在那个时候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

说起“右派分子”,那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化政策,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化。但第二年,即 1957